

从上海——“海上之城”，到柏林的魏森湖

文：Katja Hellkötter (何凯迪)，2019 年 8 月

自 2015 年起，何凯迪 (Katja Hellkötter) 在魏森湖施皮茨 (Weißenseer Spitze) 生活和工作。她撰写的这篇关于该地区的文章表明，情感可让一个地区更具吸引力，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回忆及归属感更加深刻。她是开迪域连 (CONSTELLATIONS) 的创始人，也是中德城市创者的共同发起人。何凯迪对该主题拥有浓厚的兴趣，她不仅组织了城市创者的采访和八月底的地区调研活动，同时也勾起了她四年前对该地区的第一印象和回忆。长期以来，何凯迪一直渴望在一个宜居城市开展国际和德中对话。她策划并主持这场对话，潜心“探索”自己居住的地方。

从上海——“海上之城”，到柏林的魏森湖。

在上海生活 16 年后，搬到柏林的那个夏天，我们骑自行车穿过柏林的各个街区，寻找自己最钟爱之地。探索结束后，我不知道，哪里才是我的最爱。所到之处，无不生活精致、风景优美、轻松宜居。在回到上海的前一天，我们还进行了经典的“万湖沙滩浴场” (Strandbad Wannsee) 之旅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自己想临湖而居，幻想着可以日日畅游。住在首都，在家门口就有水质纯净、适宜游泳的湖泊，真是太棒了！在拥有 2500 万人口的大都市——上海生活多年之后，能够零距离亲近都市与自然，真是恍然如梦，令人难以置信。此外，这一切令我想起一个未曾实现的渴望：当我于 1999 年因第一份工作搬至上海时，我对上海还不甚了解，发现上海的字面意思是“在上海”——这对水瓶座的我而言是个好兆头。在上海的 16 年非常愉快：我实现了许多梦想，并把握了很多难得的机遇：我在上海正式代表另一座城市：汉堡；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有趣的工作；拥有独立的自由空间和勇气，也有创意产品不足的遗憾：我于 2010 年创立的平台：上海漫步 (SHANGHAI FLANEUR)，至今仍在开展工作。该平台是由历史学家、汉学家、城市规划师、建筑师、平面设计师和其他从事创意城市探索

的专家组成的网络。但是，个人亲身体会大海或在海中“游泳”的海滨城市梦想，仍旧未能实现：上海海岸距市中心 40 公里，主要用于工业用途。

我开始研究万湖附近的房产，很快就知道，那个城区的房产异常昂贵，也不适合我们。几天后，我偶然收到一则魏森湖地区的房产广告，那是一个我到目前为止不甚了解的地区。那是一种“一见钟情的感觉”：魏森湖！就像翻书一样，我临湖而居的梦想转向了城市的东边。虽然对该地区一无所知，但那里有划定的海滩，可以游泳的湖泊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一般来说，东柏林的住宅和商业空间比西柏林便宜，因此我知道：这是属于我的城区。

新的空间、新的创意

只要专注于一个创意，就会梦想成真——这是一个乐观的思维方式。我开始幻想着一个大大的白色阁楼，一个象征着万象更新的空间，我希望在柏林探索新的世界，并实现职业发展。多年来，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人创造越国界的交流机会，并将其融入我的个人空间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梦想。朋友们以为我疯了：“柏林已经物价太高，无法继续实现梦想”。于是我们在上海通过互联网，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找到了我的理想之地：位于朗汉斯大街（Langhansstraße）86 号一家废弃家具厂的楼层。我们在中国学得越来越大胆，在没有目睹的情况下便租下这个房间。恰巧，房子号码 86 也出现在该城区邮政编码 13086 和中国国际区号 0086 中，这简直就是锦上添花，说明选择这个地方和城区都是命中注定。

同时，我们将以前用作舞蹈工作室的空间称为 C * SPACE，其中 C * 代表多重含义，是英文文化，尤其是跨文化、创造力、好奇心、合作、共同工作、社区、勇气和城市创者等的首字母。此外，C* 也代表着中国，我们之前生活和奋斗的地方。

历史背景——这里之前如何？

决定落户魏森湖后，我在上海上网搜集了魏森湖的历史：魏森湖是一个 13 世纪形成的渔村，后成为魏森湖骑士封地，19 世纪发展成为由汉堡商古斯塔夫·阿道夫·施恩（Gustav Adolf Schön）家族控制的贸易集散地。这个家族还在今天的柏林大道（Berliner Allee）右侧创建了法国住宅区，该区在民主德国时期更名为作曲家区，并

在柏林大道左侧投资了工厂和商业区。位于朗汉斯大街的北端，以魏森湖骑士封地约翰·爱德华·朗汉斯（Johann Eduard Langhans）命名的地方，便是我们新的工作场所。想起朗汉斯大街昔日行驶着新柏林有轨马车——今天的有轨电车 M12 和 M13 号线路，我便满心欢喜。直到 1920 年，魏森湖才成为柏林的一部分。

像许多人一样，一提到电影拍摄和柏林，我总是想起巴伯斯贝格（Babelsberg）。魏森湖于 1913 年已经成为声名鹊起的电影城，并且是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最大的无声电影制作基地，玛琳·黛德丽（Marlene Dietrich）在这里拍摄了第一部电影，这让我觉得这个地区充满冒险的迷人气息，让我更想深入了解。昔日矗立在卡里加里广场（Caligariplatz）的戴尔菲（Delphi）无声影院，如今是一家私营剧院，已经成为当地的亮点，其独特的圆顶式空间建筑尽管带着一丝“病态”，但仍旧充满无穷的魅力。我们一到柏林，参加“柏林好莱坞——未来重现”活动便亲身领略了它的风采。哇！这个看起来不起眼地方蕴藏着多少独一无二的宝藏。不难理解，为什么电影《巴比伦柏林》的拍摄地如此广受青睐。

当然，我也观看了电视连续剧《魏森湖》和几部关于民主德国历史的纪录片。德克·萨格（Dirk Sager）1978 年拍摄的东柏林纪录片介绍了昔日的魏森湖俱乐部，朗汉斯大街的青年俱乐部以及由歌手兼作曲家贝蒂塔·瓦格纳（Bettina Wegner）发起，后被禁止的“杂货店”系列的幕后消息。

欢迎来到魏森湖

来到魏森湖的第一天，为了寻找一家温馨的咖啡馆，我走进了街角的移动木制露台。这个露台名为停靠点（Parklet），位于桑塔·多洛里斯（Santa Dolores）餐厅前，看起来温馨舒适。我说自己初来乍到，弗朗西斯科立刻递给了我一杯欢迎香槟。这种热情让我深受感动，并扪心自问：是不是在选择不多的地方，仅有的几家聚会场所会特别用心？人们是否比在咖啡馆鳞次栉比的地方更易与人攀谈？共处的空间越少，沟通交流反而更多？人们相遇的机会越少，更易产生共鸣？这令我想起在中国前几年；在外国人经常碰面的几个地方，总是更易交到朋友。这家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亲自经营的桑塔·多洛里斯餐厅，绝对是我最钟爱的地方。

勾起个人回忆——雷德大街 (Lehderstraße) 的庭院和艺术家

当你漫步城市街头，总会留下关于那个地方的印象。当我第一次探索此地，我的视角仍充满中国生活的色彩：当我发现雷德大街的旧商业建筑（如今部分被艺术家使用）时，别具一格的北京四合院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；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北京上学期间，我经常与在那些四合院生活和工作过的艺术家们一起旅行。

在雷德大街 86 号举办欢迎派对时，我们邀请了来自魏森湖乡土协会

(Heimatverein) 的魏瑟 (Weise) 女士一起进行城市观光，在此期间我们对这个独特的工业建筑遗址历史加深了了解：该庭院的前身是鲁腾贝格 (Ruthenberg) 工厂，是工业家卡尔·鲁腾贝格 (Carl Ruthenberg) 于 20 世纪初建造的“魏森湖工业区”。该工业区由工厂和绿茵草上的住宅构成，是一个颇为行之有效的商业理念。雷德大街的金条厂当时尤为引人注目。

我最近从石匠厂的艺术家处得知，澳大利亚人韦恩·卡莫米尔 (Wayne Camamile) ——卡尔·鲁腾贝格的曾孙，如今是该庭院的所有者。他精心修缮那些庭院，尤其是通过艺术家进行治理，使其焕发新的活力。他正是我想要认识的“城市创者”。

漫步魏森湖，感受亚洲的气息

当我第一次在此地散步时，我情不自禁地被古斯塔夫·阿道夫大街 (Gustav-Adolf-Straße) 上的一家名为“中国小馆”的餐厅所吸引。我在那里逗留良久，感觉时间似乎静止。普伦茨劳贝格 (Prenzlauer Berg) 越南餐厅下面几条街道是引领潮流、独具特色的地方。韩先生独自经营店铺，亲手炒面。店铺有点陈旧，但却清新自然，朴实无华。一位客人从隔壁的房间走进厨房，大声喊着：“韩，我从冰箱里再拿一瓶……”韩先生回答道：“好的，格哈德，你拿吧”，让我想起了卡琳·卡莉萨 (Karin Kalisa) 《宋家小店》 (Sung's Laden) 里的一句话。她在书中写道，西德和东德的一个差异是西德人喜欢“越南店”，而东德人则青睐“街角的饮料店”。

一群老主顾似乎定期在当地酒吧“中国小馆”碰面。怀着一探究竟的心情，我当面问起了韩先生的故事，得知他是作为华裔越南人（华侨）赴民主德国学习，在化工设备厂工作，两德统一后失业了。为资助女儿上大学，他开办了“中国小馆”。通过前东

德越南合同工的纪录片我了解到，在柏林墙倒塌后，三分之一的人返回了越南。大多数人在柏林开办了自己的小店。

风水和建筑

我还在办公室对面，朗汉斯大街 66 号发现了其他“中国痕迹”。挂在一楼工作室里的大幅中国书法，看起来并不像时尚装饰，而更像是在此工作的人与中国或中国哲学关系密切。果不其然，通过公司的铭牌便可知道，这是一家名为 *arquitektur* 的专业建筑公司（注意中文名称中的 QI = 能源！），欧洲风水学院（ECOFS）也坐落于此。直到今年夏天，我们才相互认识，城市创者团队才有机会见到风水大师蔡元豐（Howard Choy）和建筑师吉达·安德斯（Gyda Anders）。（阅读对蔡元豐的采访：www.c-makers.de/entry/howard-choy/ 英文/德文）

街边闲聊、街角小店、人际关系

我的街区探索还包括个体户和街角小店。我每周去一次夏洛特博格大街和古斯塔夫·阿道夫大街交汇处的街角小花店，和女儿一起在拉昂太太和匡先生的店里挑选一束鲜花。在上海，我们也常看到街边的卖花女，因此我们跨越距离界限，传递着一种熟悉的生活质感。每次我的女儿都会收到店主赠送的鲜花，我们会闲聊一阵，当女儿不在时，拉昂太太立刻问起她。今天早晨，我偶然在附近另一个地方碰到了拉昂太太，我们像“老熟人”一样闲聊了一会儿。每天在“他的”小店有这样的偶遇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，所以即便十字路口新开了一家花店，我感到自己仍有义务对拉昂太太保持忠诚。每当我经过鲜花品种繁多、更多选择的地方时，我便会产生这样的感觉。我对时尚设计师玛蒂娜（Martina）的小店也有这种情结。玛蒂娜开了一家名为“不再追寻”的小精品店，她在此遇到形形色色的柏林设计师，凭借他们的产品在这个城区实现了小小垄断。这里也总是“开门迎客”，即使不想买东西，我也会常去聊天。一场短暂的相遇，让我在这里找到了“家”的感觉。我认为，“不再追寻”的名字再恰当不过：不必面临纷杂的选择好处多多，能使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

施皮茨漫步犹太公墓和卡尔·列金（Carl Legien）住宅城

位于魏森湖对面、朗汉斯大街以东作曲家区的犹太公墓和卡尔·列金住宅城的艾克斯特咖啡馆（Café Eckstern）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沿着东湖大街（Ostseestraße）向西一步之遥，便到达普伦茨劳贝格。

搬到这里之前，我不知道欧洲最大的犹太公墓便位于魏森湖。在上海，我详细研究了犹太难民的历史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上海是最后一个无需签证、接纳犹太大屠杀难民的地方。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逾 20,000 名。墓地貌似一个文化丰富、风景秀美的所在，但其文化记忆却令人难以置信，正如我在纪录片《地下天堂，犹太公墓》所看到的一样。

艾克斯特咖啡馆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卡尔·列金住宅城中，该住宅城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，由现代建筑先驱之一布鲁诺·陶特（Bruno Taut）设计完成。这个地方也令我回忆起上海的生活，在那里我有幸多次住在同时期建造的住宅里。如果这种社会公寓数量不仅在这里，而且能在中国上海也越来越多，将是多么美好的愿景啊！实际上，中国已从特大城市迈入特大城市区时代，城市建设永无止境，自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：虽然中国欣赏包豪斯风格，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包豪斯思想，但却很难付诸实施。城市化的维度和供给需求是否真的过于庞大？即使两国国情完全不同，社会住房建设问题无论在德国或在中国都是异常尖锐的社会议题。

本地智能（Local Smarts）和停车日（Parking DAY）

在抵达这里的第一个夏天，我便爱上了本地智能倡议。该倡议与魏森湖施皮茨利益共同体合作，在“置身柏林”竞赛中脱颖而出，主张将停车位作为魏森湖施皮茨文化复兴的主要沟通工具。该倡议打着“重返好莱坞”的旗号，希望再现昔日魏森湖影城的风采。该倡议的另一项举措是参加国际停车日，世界所有城市和道路在 9 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均可参加。在古斯塔夫·阿道夫大街，停车场在这一天不再用于停车，而是用于娱乐、文化和会议。我们当时着手活动策划较晚，只在指定的停车位放了一张乒乓球台，提供茶水，但那天很快结识了附近的新朋友。真希望再搞一次这样的活动！

东西方对话：与时代见证者阿诺·基尔亲切交谈

由时代见证者亲自讲述，故事将变得更加生动：最近，我有幸与当地一位 85 岁的老人——阿诺·基尔（Arno Kiehl）进行了亲切交谈。这位歌舞表演艺术家、记者和后来的老师，最早在前“10月7日联合机床制造厂”开始机械工程师的职业生涯；该机床制造厂是民主德国时期魏森湖七大企业之一。该地其他企业还包括魏森湖艺术学院附近的国有企业柏林明星电台，明星联合肉联厂和埃尔佛巧克力厂（曾经的王牌企业）。

“这些企业已统统消失，两德统一后随即解散”，阿诺·基尔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苦涩。许多人也认为他们所受教育根本“不合格”。例如，尽管两德统一后，他在劳动局进行了四次培训和资格认证，但却不得不登记失业，不得不接受诸如“他应该首先重新接受培训”等荒唐言论。这种感觉对东德老人造成的严重困扰，今天仍能感受到。

当我倾听，并通过很多第一手资料审视当时的情况时，脑海中涌现出这个念头：还可以挖掘很多资料和潜力，还需要营造空间，让人们在城市创者沙龙讲述自己的故事.....此外，我在这里还有一段亲身经历：我女儿的学校在翻修板式教学楼时，恰巧在东德时代前埃尔佛巧克力工厂找到了临时场地。

“城边的面包厂”

开始的时候，每当我对柏林其他城区的朋友说“我们将搬到魏森湖”时，他们经常这样说：“那里非常偏远”。直到今天，我在工作过程中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。这里离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乘坐电车其实只需 20 分钟，但我也懒得与他们争辩。慢慢地我发现，当我说：“我们就住在城边的面包厂附近，离普伦茨劳贝格北面仅一个街区”，得到的反应则大相径庭。也就是说：“啊，在城边的面包厂附近，太酷了”。如果魏森湖（德语字面意思是：白湖）是一块风景秀美的“自然宝地”，那么卡里加里广场的面包厂便是一座艺术与文化中心。这里有当地文化重地——前民主德国青年俱乐部，其影响力完全超越了地域界限。过去 30 年以来，“艺术变成了谋生手段”，不再“充满温情”。面包工厂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，上面有一只猫的图片。这张海报非常引人注目，但已经有些年头了。

到达了魏森湖没有?!

到达城市的某个地方，总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：社交越广、知识越多，个人经历越丰富，幸福感就越强。因此，我相信，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幸福生活：也许在当地建立的社交关系，比当地本身的品质更为重要。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生活得越久，怀着开放的心态和当地人建立联系，便会自然而然地在那里（无论是上海还是魏森湖）落地生根，绽放出新的“花朵”。我之前在上海的生活环境（至少我 1999-2015 年在上海期间）和魏森湖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拥有无限的自由空间，拥有一个令人心动、有待实现的前景。

慢慢地，这里的猫也前来造访：数月以来，这只猫（估计这是面包厂的猫）每天来到我们工作室数次，在这里舒服地呆上几小时。当我不在的时候，它便趴在我的座位上。这让我非常高兴。

何凯迪 (Katja Hellkötter) 1971 年出生于埃森，在明斯特/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的乡村度过了青少年时光。她先后在不来梅、中国成都、呼和浩特和北京攻读汉学和经济

学。1999 年至 2015 年，她与配偶——摄影师塞风 (Jan Siefke) 及女儿琳水 (Lynn) 共同在上海生活。在中国工作的前 10 年，她曾担任上海德国商会环保行业经理，后担任汉萨城市汉堡上海代表处负责人。自 2009 年以来，她创立开迪域连企业管理咨询 (上海) 有限公司 (CONSTELLATIONS)，在文化、可持续发展和城市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对话与合作项目，包括罗伯特·博世基金会和墨卡托基金会等德国基金会赞助的项目。

联系方式：

kh@constellations-international.com

各个链接：

魏森湖沙滩浴场

Strandbad Weißensee

上海漫步

Shanghai Flaneur

魏森湖犹太墓园 1

Jüdischer Friedhof Weißensee I

魏森湖犹太墓园 2	Jüdischer Friedhof Weißensee II
犹太人在上海	Jüdische Geschichte in Shanghai
戴尔菲剧院	Theater im Delphi
卡尔·列金 (Carl Legien) 住宅城	Wohnstadt Carl Legien
魏森湖艺术学院	Kunsthochschule Weißensee
电视连剧《魏森湖》	Fernsehserie Weißensee
德国第一电视台连续剧《魏森湖》	ARD-Serie „WEISSENSEE“
RBB 纪录片《魏森湖画册》	RBB-Doku & Reportage „Bilderbuch Weißensee“
面包工厂	Brotfabrik
阿诺·基尔	Arno Kiehl